

卡 尔 麦 世 界 探 险 丛 书

KARL 护身符

〔德〕卡尔·麦 著

- 冒险、悬念、风情文化
- 全球畅销一亿三千万册
- 已译成三十六种文字
- 中文版首次独家授权

中国妇女出版社

护身符

[德] 卡尔·麦 著
李 媛 译
韩 光 明



1516.45 / 13

□中国妇女出版社□



0251853

(京)新登字 03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护身符/(德)麦(May, K.)著;李媛,韩光明译. - 北京:中国
妇女出版社,1998.12

(世界探险故事丛书)

ISBN 7-80131-292-9

I. 护… II. ①麦… ②李… ③韩… III. 长篇小说
- 德国 - 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7283 号

护 身 符

卡尔·麦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首都发行所总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850×1192 毫米 1/32 7.25 印张 159 千字
1999 年 1 月北京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131-292-9/I·41

定价:10.00 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uf Fremden Pfaden

©1999 by Karl May Verlag, Bamberg, Germany

中译本前言

走进卡尔·麦的世界，你不仅会被主人公游历、冒险、行侠、与严酷的自然灾害搏斗的故事所吸引，还会为其中穿插的对非洲原始部落黑人狩猎河马的情景，北非原始部落人狂欢的壮观场面，中东恶徒偷盗走私木乃伊、穿越沙漠掠奴贩奴及被追捕的惊险镜头，充满地方色彩的宗教盛典，美洲印第安部落奇异的生活观念和习俗，美国西部拓荒淘金时代的移民经历等的生动描写所陶醉；他叙述的拿破仑时代盛事、西班牙将军弗朗哥与波斯人的战争等，会把你从大毁灭、大阴谋、大谋杀一直带向高贵心灵的胜利……这一切让你读而不忍释卷。

悬念、生动的情节、迷人的自然景观和风情文化、悠远的历史感，以及揉神话、探险、游记和哲理小说于一体的独特手法，这便是卡尔·麦小说的魅力所在。书中处处闪现的智慧、人道精神和正义感、对美好人生的坚定信念，使人在欣喜入迷之余，获得许多教益启迪；而其中勇与罪恶、灾难和自身弱点搏斗的主人公，会使你觉得这是最生动、最引人注目文学主人公了。

卡尔·麦 1842 年出生于德国萨克逊郡一个纺织工家庭。他的前半生充满不幸——头六年患弱视几成瞎子、大学时因经济困难辍学、当了小学教员后又遭诬陷失去工作，以后又多次卷入法律纠纷，然生活的坎坷、心灵的痛苦使他发奋读书、立志成才。1875 年他成了当地几家杂志社的编辑，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已具备写作域外风情小说、登上成功小说家之路的扎实基础后，他于 1878 年毅然辞去编辑工作，开始了专业创作，几年中以其“对奥斯曼帝国的游历回忆”和“温内图的故事”脱颖而出，成了德国文坛一颗耀眼的新星。

1900 年前后，他到东方作了一次实地游历，此时他已成为欧洲最畅销、获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并因版税而成了大富翁。他的豪华别墅里摆满了他收集的各类文物和纪念品，其中尤以印第安人文物为多，他的收藏品被人称为是其“伟大探险的纪念品”。

如今，卡尔·麦在德国萨克逊的故居已被改成一座纪念馆，卡尔·麦的半身铜像装点了那座城市的广场；他在德勒斯登附近的别墅——“老铁手别墅”也已成为一座博物馆，里头陈列了大量珍贵的美洲印第安文物，以及卡尔·麦的全部著作和他收集的大量纪念品；他的许多故事已被改编成电影、戏剧、连环画。根据卡尔·麦的遗愿，那儿的雷迪伯尔大学已成为负责“卡尔·麦慈善基金”的专门机构。

卡尔·麦和他的著作受到了众多世界名人的赞誉——

德国著名诗人小说家、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曼恩·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说：“他书中鲜明的色彩和扣人心弦的悬念显示了虚构小说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永恒魅力。……他是实现愿望类小说的创始人和最伟大的作家。”

曾获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法国哲学家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评论他说：“我最喜欢他书中几乎通篇隐含的为争取和平和共同理解而显示的勇气。”

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美国著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说：“真的，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都受他影响，即使在今天，每当我感到孤寂无望时，他仍是那么的亲近于我。”

美国西巴利（The Seabury Press）出版社评论说：“卡尔·麦书之畅销，证明他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虚构小说家。在他的时代充斥了大量畅销探险小说和人物，但卡尔·麦的小说具有完全不同的特色，他关注的是人类的根本问题，以及现代人失去的灵魂。”

卡尔·麦丛书出版近一个世纪来畅销不衰，已被译成三十六种文字，在一百多个国家行销一亿三千万册，却一直沒有中文版。现在我们能获独家授权、翻译出版这套脍炙人口

的小说，实感到有幸，相信我们一年多的努力不会徒劳，更愿它会给中国读者带来难得的享受和收获！

在此套丛书的翻译编校过程中，我们曾得到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罗婉华女士、欧美同学会妇女分会副会长张蝶丽女士的大力支持，以及潘海峰、王泰智、李昌柯、杨鉴、李张林等先生在校译、资料收集等方面废寝忘食的努力，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不妨走进卡尔·麦的世界去瞧一瞧。

目 录

护身符	(1)
血 仇	(30)
1 在巴士拉	(30)
2 拉喀特	(43)
3 为了孩子的缘故	(59)
库特伯神	(71)
1 在开罗	(71)
2 圣城凯鲁万	(99)
塞德希特的商人	(117)
1 亚美尼亚人	(117)
2 在塞巴里库尔德人那里	(142)
诅咒者	(162)
1 臭嘴老芦柴棒	(162)
2 在帕犹他人的营地	(176)
3 审判	(190)
暴风雪	(204)

护身符

我被一个奇怪的声音从睡梦中惊醒，难道是和我一同睡觉的哪个人在打呼噜？这个小屋密不透风，在狭小的空间里挤了八个人和五条狗。您可千万别问我是怎么塞下的！这十三个生物的五十二条腿和胳膊或并排或交叉地叠在一起，要想把它们分开简直不可能。

用鹿皮搭成的屋子中间硕大的火堆的余烬还在燃烧，由于排烟口关上了，刺鼻的烟气形成一缕浓云。我的头枕在好妈妈散发着鱼油香味的臀部上，她的名字叫苏耶拉，德语是“老鼠”的意思；我的大腿伸到老伯父塞特，译成德语是“箭”——的身子下面；左脚给一只狗当了枕头；佩恩特爸爸，也就是本尼迪克特，德语意思是“受神恩赐的人”，解开了我的兽皮外衣，让我的胃部托着他高贵的头颅；给他当床垫的狗的尾巴不时地掠过我的鼻子，搔得我痒痒的。此外我身上穿着不透风的毛皮衣服，越来越暖和，这一切使我感觉非常舒适。屋子里弥漫着十三个生物出汗呼吸的魔鬼般的香气；还有那些在狗周围不可避免的骑士般的小生物，风趣的老费沙尔特^①曾这么歌颂过它们：“有东西在咬我，到底是什么呢？”；再考虑到强烈的鼾声如同全音阶和平音音阶的心迹剖

^① 约翰·费沙尔特，16世纪德国讽刺作家和政论作家——译注

白般充斥小屋，那您就不会奇怪我为什么有那么一会儿摆脱了眼柔软的臂膀而醒来。

哦，不，吵醒我的不是鼾声，因为现在我清醒后又听到了那个声音，是从离小屋不远处传来的。紧接着又听见枪声，一个人响亮地叫起来：“爸爸，这儿有熊！”

眨眼间，五十二条四肢以最快的速度动起来，似乎绝无可能分开的四肢竟然在两秒钟内幸运地互相摆脱了。八个人大喊大叫，五条狗狂吠不已，火被完全踩灭，每人各自去摸自己的武器，抓到的却是别人的。还不到一分钟，我们就冲出小屋，冲向老佩恩特的儿子尼特——意思是“小偷”，还在喊救命的地方。他正和仆人埃里希一起站岗，这时极度紧张地冲向我们，拼命地叫道：“熊！熊叼走了我的小鹿！”

“熊在哪儿？”佩恩特问。

“那儿，那儿，在沼泽地上！”

“带上滑雪板，”佩恩特命令道，“猎枪、刀、长矛和绳子也带上，我们去追它！”

我们套上滑雪板，往离小屋不远的平原上的沼泽地冲去。仆人埃里希留在母亲和三个女儿身边。我们五个人去追猎：佩恩特，塞特伯父，尼特，我和另一个仆人安达。

此时是子夜约过了一小时，但我们还是能看得很清楚，因为天上有北极光。我还从未见过它如此壮丽，如此美好：它不是那种轻轻张开又合拢的柔和的色彩变换，也不是那种静静地停留在空中的壮观的景象，而是不间断地，有力地向上抛起发光的彩色光束。这光束似乎迸发到无穷无尽的远处。它是千百根相继出现的越来越大的旋转光轮组成的旋涡，它是所有的火焰、灯光、色彩及其细微差别永不停息的搏斗、扭打、追逐和相互捕捉，如果不是打猎的愿望突然冒出来的话，这是一出真正能够震撼我的戏

刷。

熊踩在深深的积雪中的足迹清晰可辨。走了一小会儿，我们发现这只熊出现在沼泽地白白的表面上，远远望去是一个迅速移动的黑点。它肯定很有力量，拖着一头小鹿还跑得飞快。

不过我们不必怕它，拉普^①的熊没有狼可怕，丝毫不像北美大褐熊那么危险，它们只是在出于自卫时才敢袭击人类。拉普人个个都是滑雪好手，我们以直快列车的速度越过雪原飞驰而去，可老佩恩特似乎还嫌不够快。

“快点！”他叫道，“它要是跑到小丘藏在岩石后，我们就很难跟上去了！”

我们继续飞快前进，可那只熊好像听到了佩恩特的话，突然向左转，慢腾腾地走向小丘。我们试图抄近路拦截逃跑的熊，但没有成功，我们还未到小丘，它就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有脚印，”塞特伯父说，“它爬到最难走的地方上面去了。脱掉滑雪板！在这儿我们用不上。”

我们将滑雪板扛在肩上，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上爬。雪有好几英尺厚，向上爬十分困难，我们竭尽全力，以致于厚重的衣服都被汗浸透了，但还是走得很慢。终于我们到了圆形的丘顶，却只能看到熊的脚印，熊早已把我们抛开很远了。

这块地方地形杂乱无章，我们必须迂回地穿行在半埋在雪中的尖利的碎石堆间，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那只熊好像故意寻开心，要把我们引入歧途。而且我们不能有一点疏忽大意，因为它有可能就躲在哪块大石头后面。

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小土丘，熊在这儿休息过片刻。我们对付的真是头狡猾无比的熊，它选择这么个至高点，老远就可以看到

^① 在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极圈内的地区，那里生活的土著居民叫拉普人。——译注

我们过来，而且还能利用这段时间快点吃些东西。它最多只有十分钟时间，可就在这短短十分钟内，小鹿已几乎被全部吞噬。

“哦，天哪！”佩恩特爸爸叫道，“这个魔鬼就给我们剩了皮和脚。我非要把它打死不可！”

他把长矛尖在头上示威般地挥了挥，又继续跟踪熊的脚印。现在这脚印往上进入高原的一个陡峭的峡谷。厚厚的积雪非常碍事，我们每走一步都会滑下去一点，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树林上面。还好这里的杉树很稀疏，不计其数的岩石散乱地躺在树干间，熊的脚印清晰可见。

我们列成纵队悄无声息地往前走，正要进入林中空地，走在最前面的佩恩特在最后一棵树后停了下来。

“你看到什么了？”塞特伯父大声问。

我走到佩恩特后面，看到一个男人飞快地从我们左边的树林中跑出来，他一听到塞特的声音，又迅速跑回树林里去了。

“是谁？”我小声问。

“我没认出来，先生。”佩恩特答道，“这人这会儿会在这儿找什么呢？”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是呀，难道这人在搬家？”

“我觉得不是，否则他不该不同我们打招呼就跑，他肯定道路不正。”

“先生，你真是这么认为？”

“对。”

“那得跟上他！”

他说这句话时口气很急，而且充满忧虑。我不明白，便问：“你认为他会来杀我们的鹿？”

“不，我想到了别的，兄弟。我要看看他是谁，你们去追熊！”

“你不能一个人去！”他的儿子尼特提醒他说。

“你懂什么，孩子！走吧！我不需要别人陪我！”

他用的完全是命令的口吻，我们没法反驳，只好从命。在森林和积雪中和这么个行踪可疑的人打交道绝不是没有危险的，完全有必要有人同行；而佩恩特执意一个人去，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我们让他走，我们自己则继续追踪熊的足迹，我们的辛苦将马上得到回报。不一会儿，熊的足迹就将我们带到了一个被乱石覆盖的小空地，熊就在这里藏着，因为我们绕空地走了一圈，没有发现它从这里离开的脚印。

狗本来一直跟在我们身边，每人把各自的狗用绳子拴在身边。现在我们包围了这块地方，将狗放开。它们急速冲进石头间，不一会儿，除了狗愤怒的狂吠声之外，我还听到了一声低沉的恼怒的吼叫。拉普人的猎狗对付狼时会马上咬住其咽喉，而对付熊时却十分小心；它们总是将熊引诱出来，这样自己就不必冒生命危险，今天我也没听到我们的狗遭到熊的袭击。很快传来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然后只听猎犬群那边一阵欢呼和叫声，一听便知熊被打死了。

“我们胜利了！”安达在那边叫道，“熊死了。你们过来吧！”

我们跑过去；熊躺在地上断了气。刚才尼特等熊走到离自己仅两步远的地方，才将双筒猎枪的枪管伸到它张开的嘴巴里，扣了两次扳机。

“它知道吃的小鹿是我的，”他冷静地说，“所以向我走来，让我杀死它。”

拉普人的每个家庭成员在牧群里都有自己的牲畜，并标有特殊的记号。父亲在孩子出世时就送给他一头驯鹿；到洗礼时再给第二头；发现孩子长出第一颗牙齿的人则必须送他第三头。仆役得到的报酬和额外的礼物也是用鹿的形式支付的。所以如果一个

奴仆结婚，将自己的牲口和女方的合在一起，就很容易拥有一个牧群，成为独立的主人。因此，拉普人中不存在真正的贫穷，除非有人因为瘟疫或霜冻而失去牧群。当天不下雪而严重霜冻时，牲畜没法从坚硬的冰层下找到它们过冬的主要食物苔藓，会大批饿死。

“是头雄的。”塞特伯父说，“把它的皮剥掉，肉切成块，我们好带回去。肉我们留着，熊掌给……”

他没说下去，似乎是因为我的存在，他才没把话讲完。我知道其中的原因。拉普人大多是基督教徒，但他们还顽固地保留着从前不信仰基督时代留下的许多风俗习惯，不过他们非常不愿让外人察觉这一点。或许这熊掌本该祭献给逊尔摩斯——他们从前供奉的一个神，许多深山老林中的拉普人偷偷将这个粗糙地刻在原木板上的像奉为神灵。熊爪果真和肉分开，单独绑了起来。

“你们看，这熊多么瘦！”尼特说，“它已经钻到地下冬眠，由于受到惊扰，于是去找另一个地方，这时发现自己饿了。它过来抓鹿时那么轻，我在那可怜的小鹿发出最后一声时才发觉。它的灵魂必然像幽灵一样永远在这荒林中游荡！”

熊的肉一块块连在一起足有六英尺长，我们带上它们踏上了归途。我们来到刚才和佩恩特分手的地方时，我站住了。

“他还没回去，”我说，“我们难道不该找找他？”

“我们不能这样做，”塞特伯父答道，“他是发号施令者，他命令我们不能和他在一起，我们就必须服从他的命令。”

“可要是他有不测呢？”

“不会的，他对这块地方的角角落落、森林中的每棵树和这里的每头动物都了如指掌。我们不必为他担心，说不定他已经回小屋了呢。”

“这不可能，他肯定会来和我们会合，帮我们猎熊的。”

“他知道我们这么多人打熊足够了，我们还是继续走吧！”

我们走过森林，爬下多岩的小丘，又来到泥泞的平原上。我们在这里套上滑雪板，可以快些前进了。我们到达小屋时，极光已逐渐退去。

这个小屋的地基是由一大堆围成一圈插在地下的杆子构成的，杆子的顶端相交在一起。由于佩恩特爸爸属于最富裕的拉普人，在这些杆子外由双层鹿皮包裹成屋子，最上面留出一个洞作为烟道，不过睡觉时洞口得堵上，以防热量散失。这层鹿皮包裹了小屋的周边，还沿地面拖出一截，下面可以储存东西。现在正值冬天，小屋盖上了厚厚的一层冰，使外面的严寒无法透进屋内。屋子中间是火炉，一个铜壶被链条吊在炉子上方的一根杆子上；火炉四周铺了一层柔软的皮，家人和狗可以坐在上面；餐具悬挂在倾斜的墙壁上；在墙上方，靠近烟道口的地方，挂着鹿后腿和鹿胃，里面装着奶酪、冻牛奶，或许还有百病皆治的鹿血。

我们到达时，仆人埃里希大声欢呼着过来迎接，他肯定是看到了熊腿肉，这是拉普人最喜欢吃的美味食物。听到他的叫声，女人们也走出小屋。

“佩恩特爸爸呢？”苏耶拉妈妈没看到他，于是问。

“他还没回来吗？”塞特伯父问。

“没有，亲爱的伯父，他在哪儿？”

“在外面的森林里。”

“在森林里？在这么厚的积雪中？要是有什么熊、狼或是什么鬼东西侵袭他怎么办！他为什么要待在森林里呢？”

“他看到一个男人，便去追他，那是个想避开我们的陌生人。”

“你们怎么能这样做！那人可能是个杀鹿人，他会有很多武器在身边的。你们为什么让爸爸一个人去了？”

“他这样命令我们的。”

“那你们是要听他的。”母亲放心了，“他命令的事必须执行，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佩恩特爸爸是个真正的族长，他拥有无限的权力，他的意愿必须得到实现。只要我们解释说是他不让我们跟着，女人们便马上不再担忧，忙着伺弄我们带回的猎物。熊掌不在了，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内脏被扔到锅里，马上烧了吃；其它的肉被挂在外面冻起来。

人和狗又舒适地坐在火边，忘记了睡觉。这时我们突然听到猎门的声音，盖在门口的毛皮被掀了起来。

“是‘狐狸’！”苏耶拉妈妈惊奇地叫了起来。

“狐狸”是爸爸最宠爱的狗的名字，它陪着爸爸进了森林。现在它刚从毛皮下钻了进来，就不住地悲鸣起来。

“‘狐狸’，爸爸呢？”伯父从座位上跳起来问道。

“狐狸”边哀鸣边跳向伯父，然后又回到了门边。

“它是叫我们去帮忙，”我一手抓过枪说，“它的主人遭遇了不幸，我们必须赶快跟着它走！”

“也许是它先跑回来。”仆人埃里希说，他这会儿被安达换班替了下来。

“不会，狗在寻求帮助时才这么叫。”

我们走出房门，向着半明半暗的北方夜幕呼唤着爸爸的名字。寒冷使喊声传得很远，可我们竖起耳朵也还是没有听到回答。

“先生，你说对了。”伯父下了定论，“他出事了，快拿上你们的滑雪板和枪，带上狗！”

“还不够，”我答道，“拿上绳子和棍棒，他也许掉进了冰窟窿或冰缝里了！”

女人们哭泣着抱怨着；我们则默默地拿上所有必要的东西，脚上套上滑雪板，听任聪明的狗给我们带路，它现在被走在最前面

伯父牵在手上。

我们离开小屋，往与先前相反的方向走去。刚才我们追猎熊时，山脉在我们的左手处，而现在却在右手处。山脚构成了宽阔的、铺着厚厚一层积雪的平原边缘。那条狗沿着山脚跑得飞快，我们要不是穿着滑雪板根本追不上它。走了约四英里后，狗往右转，向一座山跑去。山并不陡峭，所以我们也不需脱掉滑雪板，以和先前差不多的速度上了山，直到一个没有树木的空地，地面的另一边突然切进山谷。

伯父惊呆了：“哦，上帝！下面是冰缝，我们小心点！”

他拉紧绳子，让狗放慢速度，在跨出每一步前都先用矛试探一下。

“这里很危险吗？”我问他。

“先生，我们正在魔鬼们居住的地狱上面行走。每个魔鬼都钻一个缝，上面盖上雪来迷惑拉普人。要是有人踏上去而其保护神又没有伸出手接住他，他就会跌入地狱。有时神圣的天使也会来救他。”

这个老拉普人就是这样把基督教和异教的想像混在一起，其实他根本不知道是天使还是其它神祇来救，或许他认为两者都法力无边。

我们慢慢地滑过这个平地，真的碰到好几处冰缝，雪盖在冰缝上面，连成一片。我们从雪的形状和颜色上识别出冰缝，用我们的矛撑着荡过去。接下来要下坡了，这里的冰缝比刚才多得多，我们必须将矛牢牢地插下去，才能稳住我们小心翼翼的步伐。狗用力地想挣脱绳索，它猛地一挣，没料到竟扯断了绳子。它冲下山，但没跑多远便停下来，狂叫起来。

“在那儿！”塞特伯父说，“但愿还来得及救他！”

我们尽可能快地走过这段不长的路，不一会儿便来到一个很